

白王朝經世文新編

一
函十二冊

函

皇朝經世

文新編

光緒辛丑冬月

上海書局石印

敬

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書曰人惟求舊器惟求新又曰作新民中庸曰溫故而知新新舊者國古今盛衰興滅之大原哉是故衣服則垢器械不新則敝車服不新則敝飲食不新則餒傷生血氣不新則槁暴立死天之斡旋也地之運轉也人之呼吸也皆取其新而棄其舊也新相知之樂也新婚姻之佳兒婦也新沐浴之舒身體也及夫追懷故舊則哀以悲也人道未有不喜新而厭故者也矧于撫有廣土衆民而為天子將以煥燿大業乎章百姓者乎大矣哉吾孔子之作春秋也立新王之道凡受命為新王者布政施教于天下必先與民變革焉立權度量考文章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變犧牲其大經也宣聖人好為更張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新民之耳目而吾承天意以開新治者不顯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文明王者作新名作新樂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被之以新政且日新又新言以求進乎用九文明之治也夫是之謂新國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夫聖賢之稱古昔先民過于所謂守舊之士也遠矣及其論治則曰新民新國豈亦猶夫人之情歟且夫不新之國其君驕以偷其臣貪以懦其民愚以弱其政紊其事廢其器惡其氣則厭絀老淫其虛室城池郭邑官府葵園街衢園囿臺沼榘米皆湫隘囂塵沮洳灌莽卑汚迫逼穢穢驚沙遊曠其方則蹙額疾首不可終日矣遑問其國之治否之何若矣夫求新之國其君明以仁其臣忠以毅其民智以雄其政通其事精其器瑩其氣則華郁繽紛其虛室城池郭邑官府葵園街衢園囿臺沼榘米皆瑰璋麗飛朱華高驥平夷洞達光燭炤爛襲襲其鄉則心曠神怡樂以忘返矣遑問其國之治否之何若矣夫能新則如此不能新則如彼太古之國今無有存焉存者亦不可以為國開新者興守舊者滅開新者強守舊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且夫泰西富強甲于五洲宣天之獨眷顧一方民哉往嘗考之實自英人培根始也培根創設擬賞開新之制于是新法新理新器新製新學新政日出月盛流沫于各邦芬芳于大地諸國效之舍舊圖新朝更一製不斯夕而全國之舊法盡變矣不旬日而全球之舊法盡變矣無器不變亦無智不新至今遂成一新世界焉泰西以培根立科為重生之日蓋重之也中國號稱文明之古國也綿纍二千載涉歷廿四朝政治學俗若出一軌負床之孫已誦大學而新民之道通人魁儒頂背相望熟視無覩有若可刪也

朱注新者革其舊念之汚因
制公行新法而改為新念

于是二千載哲辟英相咸以變更成法為戒無敢言新政者惟因循積弊行尸走肉而已以二萬里之大四萬萬之人乃至學無新理工無新製商無新術農無新具任彼開新者之奪吾利權割吾土地扼吾生命而守舊之徒且嘵嘵然曰彼西法之尚新奇中國不當效也豈知吾之守舊固為先聖之深無痛絕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往嘗竊取斯旨作變法通議以告天下又欲集天下通人宏著有當于新民之義者為一編

以冀吾天子大吏有所擇焉卒亦未暇來之作也吾友麥君曼宣過海上出其經世文新編相示某已讀竟乃喟然嘆曰其庶幾吾孔子新民之義哉書分通論君德官制法律學校國用農政礦政工藝商政幣制稅則郵運兵政交涉外史會黨民政教宗學術雜纂二十一門中多通達時務之言其于化陋邦而為新國有旨哉某已慨拘迂之士俾吾孔子明新之制闢多干天下而致為人役又喜麥君之書條理精密足以開守舊者之耳目而使之矍然以興也故言為國之新舊關於興滅以序其端戊戌正月敘

皇朝經世文新編總目

通論卷一上

通論卷一中

通論卷一下

君德卷二

官制卷三

法律卷四

學校卷五上

學校卷五下

國用卷六

農政卷七

礦政卷八

工藝卷九

商政卷十上

商政卷十下

幣制卷十一

稅則卷十二

郵運卷十三上

郵運卷十三下

兵政卷十四上

兵政卷十四下

交涉卷十五上

交涉卷十五中

交涉卷十五下

外史卷十六上

外史卷十六中

外史卷十六下

會黨卷十七

民政卷十八上

民政卷十八下

教宗卷十九

學術卷二十上

學術卷二十下

雜纂卷二十一

通論

敬陳官見籌自強之計疏

闕名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少更憂患長從軍旅近則鋒鏑餘生久櫻痼疾自問平生無已不在憂危困苦之中目親時局艱難內患外侮伏於無形我 皇上冲齡踐阼 兩宮 皇太后垂簾聽政日理萬幾臣受恩深重自愧不能稍分 宵旰之憂耿耿此心如負重疚每當終夜徬徨為國計民生通籌大局誠有亟宜自強不容一日稍緩者然如購備船砲廣儲軍火籌畫餉需似自強矣而非自強之根本也論今日之時勢譬猶大病之後元氣久虛治表尤須治裏又如樹木欲其枝葉茂盛必先培養根本臣不自揆妄抒愚慮之見熟籌自強之策請為 皇太后 皇上縷晰陳之一曰清吏治州縣親民之官最關緊要苟不得人即為地方之害卑劣貪鄙固當參革究辦庸劣萎靡亦當分別降調兵燹以後民生多困實由吏治多疏各省候補人員流品不一大吏往往優容不知優容於知恥者尚可激勵自新優容於不知恥者適足以養成不肖近來各省風氣往往因候補人員擁擠輪署州縣而實缺轉少從此官常愈壞百姓之受禍愈酷何也官員之署事譬之住屋之租賃自家住宅稍有破壞急急補治責無旁貸故也若借居暫店明知非我之屋不特不加修葺甚至任意糟塌圯屋作新久之輾轉租賃勢必至棟折榱崩而後已今之委署人員大率類是天下百姓具有天良豈肯甘心悖逆從前叛逆滋事之地非地方官公酷逼迫即地方官寬縱顛頊此中消息甚微關繫甚大欲求州縣之得力全在統率之得人督撫者選省之統率也司道者名府之統率也知府者州縣之統率也從前承平之時 朝廷視知府甚重 京察一等人員道府並用凡擢任知府者屬吏之賢否黜陟得標其權頗得上下相維之本意近十餘年來知府之權輕矣各州縣於司道督撫分任懸殊情事扞格其中貽誤實非淺鮮臣愚以為欲辨州縣之賢否必專責成於知府各省知府果能勤慎廉明嚴察屬吏於賢者准密保於不賢者准密參仍由督撫司道詳確考核總以有實據為王不逞私臆不徇情面更治一清天下何患不治擬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廣求循吏久於其任勿以委署為調濟之具庶不至視官為傳舍而更治日有起色矣此自強之根本一也二曰嚴軍政自古設兵之書以一語賅之曰兵貴鍊而已 國家養兵數百年司農所入大半以供軍餉乃勇逆創亂囊之擁厚祿顯爵有明率弁兵莫不望風披靡此豈兵之真不足恃歟將帥習於安逸官弁習於驕肆兵丁習於怠惰存糧冒餉老弱充數不但兵不知兵將

將亦不知兵無怪靡爛半天下也今日之情形則又不然向時所謂驕肆急情之官弁兵丁業已化為烏有各省水陸提鎮多由戰功擢各省兵丁亦多另行招募非曩時不知戰陣不習操練者可比如此訓練有方不准沾染習氣自必事半功倍然防微杜漸不可不嚴倘提鎮稍事安逸則官弁即習為驕肆兵丁即習為怠惰天下事挽之甚難敗之甚易居今日而不痛加整頓則天下之兵又成虛設豈不大可惜哉然欲練兵必先足食兵餉原有定例兵米亦有定數近因經費支絀所發兵餉或七成八成不等且有同在一省所發不一或七月八月十月亦不等至兵米有向在各州縣給領者現亦隨餉或七成八成不等又或每名折銀若干輾轉核扣不足以贍一身又安望其事心操練乎臣愚以為各省之兵缺額不補則可缺餉少發則斷不可擬請 旨飭下各督撫查明舊制發給滿餉兵米亦照定例發給不准折銀扣食足則兵足老弱不汰自去如有攤扣兵餉吸食洋烟者官弁兵丁殺無赦庶幾軍政日嚴緩急可恃此自強之根本二也一日端士習夫言自強而歸之士習其說似近迂闊然士為四民之首人心風會因之轉移軍興二十餘年卒能削平大難由於士氣固結故也古者教士於庠序學校今日之教官猶其遺意然名存而實不符矣近時士習砥行立名者固不乏人而不顧名義趨利若鶩甚至武斷鄉曲挾持官長者比比皆是州縣容恩調停希冀了事而教官不敢過問此就士之桀黠者言之若夫良懦之儒安分守己偶有小事與官場交涉地方官痛抑之或辱罵之而教官亦不得過問以至士習不振刁生劣監更得肆行無忌此皆教官無權故也或曰教官冷曹閒職無法律以正人心無恩賞以激士氣其隨波逐流委蛇進退亦有無可如何之勢不知教官之不足有為者由於在上者視為可有可無之官耳誠能顧名思義所謂教訓導者其義安在昔宋臣胡瑗為湖南學教授設經義治事兩齋以教從學之士千古稱之彼獨非教官乎誠得訪求一二稱職之人樹之風聲予以拔擢天下聞之靡然向風未始非挽回士習之一策擬請 旨飭下各督撫學政時時訪察教官之賢否賢者量加保升不賢者即行參撤庶幾士林觀感而人心日歸於正風俗日趨於厚此自強之根本三也一日蘇民困民之困不因於朝廷之法令而因於奉行法令之人瘡痍之氓生計窮餉出於萬不得已各省苦累極矣而百物品貴其受困終歸於民居今日而欲蘇民困其計果安在哉邦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仍不外乎開地利而已其發後江浙安徽等省荒田極多至今未能開墾墾者輒欲攤屯田屢經奉 旨飭查各省大吏俱以為難行前兩江總督曾國藩覆奏亦以為墾闢多端未能試辦然則今日之荒田竟將任其廢棄乎臣愚以為欲開荒田仍應聽民自墾欲民自墾其賦稅不可荒田之不墾固由於耕種人少資本太重而究其不敢承墾者實由於地方官微歛太

急其申報上司者不實不盡其取諸百姓者校利無遺耕種之計期定催科之吏夕來曉諭而稽不遺餘者一經入冊即使便荒亦必完此空糧相彼小民何堪此苛政乎誠能寬其禁今甫經開荒者一概不問或種豆麥或種蔬菜或種竹木悉聽其自便總使小民有利可圖數年之後利息稟厚酌量科徵必須分別厚薄斷不能照向來米數一律起科一鄉如此一縣如此推而至於各府各縣皆如此安見大利不可漸興乎或謂禁令一弛下則攘奪紛爭上則中飽無警而公家獨受其損此誠難保其必無然地方官果能盡心民事嚴懲蠹役則諸弊悉除利源不涸豈可因噎廢食生令數千萬頃地畝竟成石田乎擬請旨飭下各督撫就各省地方情形剴切勸諭多墾荒田寬其賦稅以厚民生而培元氣并通飭地方官嚴懲牙蠹訟棍違理詞訟案件不准姑息遽延至釐捐雖不能停不妨酌減二成恤商即以愛民自古富強之策未有不從百姓始此自強之根本也以上四端就臣管見所及分析縷陳如果根本既端一面寬籌餉需廣購船砲軍火等項以備不虞之需庶基址既固規模益闔內外本末無不具矣是否有當伏乞 採擇施行若夫輔翼 聖德以端本原遴選賢才以膺 銀鉅嚴官寺以抑倖倖減營繕以裕度支伏請疊次 懿旨俱在 皇太后聖慮之中無俟臣工鯁鯁過慮臣尤伏願 皇上兢兢業業慎終如始力杜粉飾因循之習而絕無急功近名之心常抱卧薪嘗膽之忱而不作耀武觀兵之舉天下幸甚區區愚誠不勝 跪 奏 屏營之至

請飭廷臣直諫疏

名

竊京師自同治四年一冬無雪上年春夏缺雨冬雪又復愆期近京一帶地方麥皆未種今年元早如前我 皇上勤恤 人隱屢經設壇祈雨旬月以來風露間作欲雨旋止畿南赤地數百里旱象已形人情惶懼夫水旱為災古今皆有而自宋英君哲后因是而益加修省者誠以災眚之成由於政事休徵咎徵其應不爽方今 朝廷厲精圖治庶政修明所謂咎徵固無其理然天下之大萬幾之煩用舍弛張豈必一無過舉猶維匡救責在臣工應請 飭下在廷滿漢言事諸臣於時政得失盡心獻替悉意指陳毋循故常無避忌諱言有可采立予施行庶上下之情通而天和可期感召矣抑臣更有請者治莫要於求言德莫大於從諫政令所布以為是而行之知其非而立止此聖人之無我何損日月之至明臣伏觀近者夏同善諫 幸倖親王府第 諭旨稱循舊章以折之倭仁諫設同文館 諭旨令酌保數人另立一館以難之此二事在 聖心原自有權衡而人情遂不無疑惑謂 朝廷開言路之時而遂似杜言者之口謂大臣盡匡弼之義而轉使有自危之心臆揣私度未能相喻誠恐敢言之氣由此沮唯阿之習由此開此臣之所大慮也伏願 皇上宏寬受之量屏除成見惟善是從則求言之 詔不徒循其名而益副其實臣愚誠所迫冒昧直陳不勝戰慄屏營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與言政者言復古則羣焉舌橋而吃且迂笑之與議政者言救時庸者曰幸相安於無事詎者曰天下治安久矣蓋勝前古非所得而議夫言治者觀於目前之效則易明也今內則國藏空虛民不安業會匪潛結伏莽之戎屢起近三年之間前後以千數雖旋即撲滅而滋蔓已深外則先亡琉球旋失緬甸印度近者法拿我越南英人進規藏衛朝鮮叛而外附俄坐收帕米爾地千里藩屬侵削殆盡外國富強中國貧弱不可以言治我欲無事彼屢生釁不可以為安於是習於夷者未聞治道欲一切易中國以洋法不求其意惟稱其法不師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財力以從事海防洋務未收富強之效徒使國與眾敵而官私中飽此不揣本而齊末故欲益而反損於是拘於虛者開明而塞聰耳食而目論以為一切宜辦能不者以為天下強國何以策此時則烏猝嗟議之於無策然則古誠不可復時信不可救雖有聖者無如何哉習於夷者曰世局之變非聖人所及知外國之善治又聖人所未見古今變局相運旋不能以聖人之言治治也即有聖哲復起亦必師於外國拘於墟者曰中國自有法度富強或聖人所不取未聞變於夷者也二者之論交關於朝野不和於中國而藏與純皆亡羊其謬相等皆亡治術之本矣夫不能富強且不可為國又安能致治夷夏之辨豈因富強乃夷之乎世局雖變富強之道則不變豈可以己之無術導聖人乎以余觀聖人之論治先富而後教由兵而反禮其始務在富強其術具在六經而周官尤備外國未習其書而能得其意故專勤其始務而遂收其初效中國蒙承平而安之既久書生不問時務仕者守成法又不求經術故習其書及反亡其意鮮見外國之富強震惑於心目以為自古所未聞聖人所不及是非惟不知聖人之治術并不知外國之富強何由而致也誠求外國富強之故乃隱合於聖人經術之用則言救時之策者孰有渝於復古乎請證其效外洋之富在工者四凡一都會率有工作廠一區以至數區或官督而工作或民集股為公司其出入一聽於主敬會計而百工服事受值焉凡周官攷工之事也昔者嘗以冬官為關矣以余觀攷工三十三工即冬官事典一職言乎審官則當言乎出入有稽言乎兵制則備矣冬官蓋未嘗缺河間所得為完書非取而補之益故書然也五官皆自卿至下士凡六等其下乃有庶人在官冬官三十三工皆不比於士而其工曠僚焉斯諸者滋疑求其說而不得故謂之缺耳夫孰知事職之為職非儀文之謂乎司空為三舍之燕官其屬士夫分領於五官之屬植監督也經則既言矣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明乎百工之事固不可以治且為也故以別於士大夫而謂之事職其食由下士以降其等視庶人在官而又日有省察月有攷工以上下其食而誅賞故曰以能奠食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日省月試歲廬稱事所以勸百工也經意甚

明其金革羽毛骨角珠玉漆象絲材微於九貢與及虞衡所掌山澤之農初不煩出幣而充叔自餘焉舉諸司空命諸百工制以成器誠輕入而重出民見其利用不見其聚財而府庫已富矣訪外洋工作廠之制民廠多於官廠其金革羽毛骨角漆象絲材集財而徵賸與古少殊餘俱不異其效一也泰西諸國創皆同乎人有罪則罰令坐監工作以國服為贖則滿而舍此周禮國之有罪納之園土而施職事役諸司空又鄉師受州里之役與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役事其役自三月至於暮上罪在司園者乃三歲而舍言辟則為罪罰可知言役則為工作抑明矣此則服罪者無間民役工者恒省費其效二也俄德法諸國有工兵供差兵巡捕兵賞賈馬隊隊步兵之量方以充其額此既不能乎工作又未嫻於武藝故用以服工作之役事部以兵法則仍如卒伍亦備非常微調此周禮司隸之治也司隸掌五隸之法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園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任者任重之事也器者任重之器也積者為之置頓收儲百官者凡百官用也即罪隸職所謂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才助為掌榜之屬此則民無棄材工無冗事意在養民而費已節矣其效三也外國之車政咸盡一矣其自大車馬車載車更洋人車皆作於公司車出而稅入舉國之所用悉皆於數廠皆有號數以備簡稽以周禮巾車之職也攷工車造於輪輿而入於巾車夏篆身纆墨車棧車役車凡五等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者入齋於職幣職幣欽官府都鄙與凡邦用財者之幣古者有賜車馬故其始受車於巾車無入齋事毀折而入齋者為將易之也凡賜闕之謂有出車無入齋故闕而不會明其餘皆會矣不在等者用無常則賃之於民隨其所用法久少變通其民用之車或聽民貿轉故記申言命車不繫於市命車既數數而易入齋自源源而來良車散車雖聽民得貿遷而官制精良賃者自衆故天下車同軌而富自生外國無儀等車廠不掌於官而各公司以會為輿市價不貳有掌於官之意其效四也在商者四其都邑按居戶多寡遠近而立市同一業者州處一區分段而立市相視市之興替為市相增減古者闕闡謂之廛周官建國面朝後市其駢闤列肆皆度於司空營以匠人以授民居而令之賦因以廛為市租之名孟子言徒行之徒掘鑿繼席故顧受一廛記曰市廛而不征謂惟取市租而已廛人掌欽市質布罰布廛布入於泉府古者與質掌於官市禁多舉罰制又密矣而且勿具論廛市之販市租則甚明惟立市則掌於內宰屬之王后此先王之禮文順陰陽之美其實亦君之主矣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令外城市分地段同業而居異市或聯為一公司益得其遺意分地段則價不得私低聯公司則貨無所居奇而亦不至隱帶市租所入以市業為衡以廛舍為限即無有斷枯其效五也夫商賈之事貨財所出入非情通而事習則莫不中飽洋費之事多不能以官法治也外國之市利居民共之官商共集股而商主事凡一市事皆立公司數公司聯為一商會

皆有首董凡商會之程式皆定於首董而實成於商部其市肆則有首董自用費人周官常用費人矣其次在府史之間則官總其司而費為受事至胥師賈師至於肆長由二十肆一人以至每肆一人上無所統胥師掌其次之政令而乎其貨賄賈師掌其次貨賄之治辨物均平展成莫賈則事專其成矣而無爵等則猶之庶人在官可知也此如今豪家之用主閭舉肆以付之惟以時權其子母稽其盈耗胥師賈師及於肆長其秋為庶人在官則祿不得加於其等益令其入財其費以導息此既習於費又習於官則情通而事治其所司入係於己利則乾沒中飽浮費之弊不生而國之生財可坐而理肆長言飲其總布則其肆不專主私財西例商會公司皆民間集股公家如入股付官本以聽於公司如別立官肆則稽於商部從其商會公司之式主肆皆用費人稽濟勞以次升為總辦得稽財以增股而不榮於官其效六也中國之關稅似密而實疏老子有言治大國如烹小鮮魚煩則碎治煩則亂也處處而幾謹步步而留難商不因於征而困於旅食不耗於正稅而耗於中飽矣詭漏之途愈與關讖之設愈密一局則李員管記吏胥以數十計既廢費正等而侵漁又倍焉名與實交失其何取於此外洋諸國於稅務惟征於所產之地核於出關之始稅於所繫之鄉凡三則已與之實劑聽其行遠關則有讖而無征取稅之途既簡而易稽司關又絕其入財之路則詭漏者少而中飽亦無藉而施此於古為尤近也周禮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舊謂正為征以余觀周禮無假正為征則謂正其不正也不物者為器不中度犯禁者貨之禁出於國門者也故其罰重并財物而舉之則司門無征中國之所產與若成器既稅於中國明矣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屢征則關之征也屢則市之稅也關征而及屢則何居蓋費於中國則屢取也少貿遷出關而行遠則屢取有加市廛而門讖至關乃綜其出入三者聯而若一焉故曰以聯門市也然後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猶今洋貨入關隨其所往其效七也管子有言古者立其君而手實數與鹽筴之利計口以授養國富而民亦足而輕重之法亦由此行也德美及秦西諸國每一都會寬鄉其民產歲出若干磅及先令法郎盧布皆有請稽職於總司會計度支官而實成於戶部視今歲之所入量米歲之所出以為賦稅增減之數故下不得通而中不得飽取之裕如今中國乃稽於臨取之時與既取之後謂之比較此虛有及乎維嚴罰厚資猶不能禁流當別設有常憲恒不逮其所獲則何為哉即設有焉奉公而有資於上或重困於下何則不得其輕重之實也周禮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凡比之數頒比法於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而州長以下咸以歲終會成司會以九貢九賦九功令財用而聽其會計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掌事而周知量民出以為國入未有以國而患貧者也况天下乎其效八也泉幣者所以劑百物之盈虛物產豐則錢值昂物產

款則錢值減故有輕重之名有時多亦患有時少亦患今徒知少之為患而未知多之為患也外域之地產不餽錢價當輕物
價當重其地舉財若易而日用之不足此泉幣浮於物力較然也故彼法廣采五金制錢幣以徠遠貨利行費於中國地產尤
錄意為先王之道則何術不備乃什人則為之厲禁而守之非時不采職金之掌金錫受其入征者則頒於為兵器之府大府
內府外府職內職幣所司皆九賦九功之入逆攷斂弛而已泉府惟取市之征市斂市之不售留還無化居而鼓鑄無
聞焉夫豈缺畧而無徵益知錢幣之本矣司市曰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凶荒則地產不生札喪則器物少成物少則
價昂而民財則不給於用於是乎作布以徠遠貨遠斂藏也此古與夷事相反而因時度地以操輕重平準其意乃暗合其效
凡也外域刑罰民麗於法皆罰以出財入官其聽訟也官司重取焉明者為令罰之為政古矣堯典金作贖刑周官之言罰者
屢司救曰民之有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國土胥師之有誅罰也賈人司關
之有舉罰也屢人斂其罰布矣職金入其罰金矣於後兩侯訓刑更詳定罰鉞之格者以為律夫財者民之所愛惜也而屬於
刑而命之贖方且感上之仁恥諸明刑焉則亦棄於人辱矣臨以剝削之嚴民知罪當而幸免即亦不敢多方以逃罰此與明
刑肉刑相類為用聖人意深遠也夷國未足知此直以罰金為罪尚且行之而行矣司寇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令入
束矢鈞金然後聽之今中國聽訟有司亦取財而以為贖規不敢上聞則何不較然而明之為愈也外國因此而訟轉稀當會
其罰入以供役費則相當矣絕私賄之路而有養吏胥之資其效十也外國之強在利器水以鐵船為主陸以砲臺為主鎗炮
之利則水陸共之其修守戰之備竭力講求不惜勞費務求制勝此為古之所無然而古之兵車今之鐵船也古之孤矢今之
鎗炮也三代立國皆在中原平野有井田徑遂溝洫之限車攻而馬甲進有衝鋒之銳頓有堅城之守兩軍相持堅韌者勝未
有鎗炮則弓矢為利兵一將受矢三軍羽下進與馬謀射必中貫戰陳之能事畢矣故周禮射御等於禮樂文武之用也一物
而工聚者車為多故工車人輪人輻人之分事其於曲勢規萬尺寸水縣權量委曲而精密矣而弓人矢人之辨器其於
材幹角筋膠漆漆鏃羽筈且治之以四時審析於毫末他工未有其詳焉謂其利器則然耳茲事不同而同於其意且效十一
也兵制各國不同英用募補額兵之外有備兵出於額兵之美與商會民團德法凡丁壯皆充伍伍為四等朝暮操練者為
額兵五年後每歲入營操練一月者為備戰四年後家居習武以時赴操者為團兵五年後在家待徵者為備兵俄國陸軍名
目尤多有馬隊步隊親兵步隊炮隊守兵巡界稽稅馬兵工兵此皆無與於徵調之事惟馬步戰兵炮隊戰兵為備戰耳親兵
將出則從守兵備守炮臺巡界稽稅則有常職工兵則守官物修鐵路傳電報造橋梁治道路大率萃處而用眾之事皆部署

以兵法編之為卒伍故事不難治習於軍法進退則氣質強固而非常徵調亦可備以為資此兵家之權謀也管子之所為作內政而審軍令也管子非法先王矣周禮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通率六鄉家二人而有十二軍常所徵發無過家一人以餘為羨則六軍也此為戰兵由羨卒游關以選六遂則以邱甸之法起軍皆為羨卒其出長數謂之廣車公邑家邑亦以邱甸起軍其用羨守如有徵法則縣師受法於司馬稍人以縣師之法治其政令帥而以至其都家司馬掌焉以聽於國司馬皆主於守堂固所謂備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子以通守政舉國皆兵而調者寡守者眾則相倚以為固更代以均勞其氣自倍平時皆有事守則不致養其驕惰而材力亦紆其效十二也工兵既同於司隸之治矣而稽稅之有兵與通衢都市之設巡捕於古亦有俄焉司險之為守禁達道路也則徒四十人司隸之搏盜賊中虜禁也徒徒二百人每隸又百二十人合五隸而六百入野廬之達道路詠相翔禁徑踰比修除也徒百有二十人其事則巡界治盜也其後視他官為眾雖不名為兵付長以管轄之編伍也常以嚴肅為治則官司不散職而民且相習以整暇此亦強兵之所由不可忽也其效十三也夫外域未嘗聞先王之道而其效往往合於古時者上下之情通而損益之途廣也中國有首出之聖人措正執中一舉而天下治彼蓋歷千有餘年智者議之能者行之議非一人行非一時然後規模畧具矣民獻其意主決其計官司責守以專其成事有不使不憚於更務議有善者未嘗不舉用也古今合眾人之心思材力以興利而除患則必有其善之善者也乃觀其善之善者則先得自強之本矣彼國有上下議院上議世爵為主下議士民為主兩比而從其眾兩特而折其中周禮宰夫掌萬民之逆逆者如尚書矣是民得以言達於上也司寇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則舉其重者而與賢與聽訟又皆有詢眾庶萬民之事上下情通則文具之法無焉而變之奏善者亦去矣即誠不恃以行政不曰周知民隱乎彼國之學皆出於書院執院民五歲以上無富貴無貧賤皆入小學違者罰其父母小學謂之蒙館年十七期滿卒業考成入於中學謂之經館卒業考成入於大學分科而課業卒業考成課最而為其學教習若執科者或為官廠總辦若法科者或由刑部舉為公家律師即授以職所教即所用於廬萃州處考校謂之成此猶有鄉詢眾庶實與賢能之意無貴賤皆就學此猶國子貴游與俊選同師也雖所教不同而同歸於一道而齊俗故古者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外夷師道立而能者眾人情貧富不敵十則服百則役貧生於不足則處脂而思潤矣古者祿於馭富其旨深微也其用益有兩端一則使夫受祿者之財足給其宮室車室衣服起居日用恒敵於富人則持公奉法之念盛而富者不能以財勢相凌辱一則使祿以位隆體國而家自足然後六計以廉敬吏而督責可施故曰忘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漢得其意而不得治其原故法律賤商人禁常有市籍者不得為吏唐宋則賤民以賄官明則講以空文而

私欲隨風而公納賄之風起外夷以商立國以富為本乃易與毗而選士於商限歲無限富明條然貧者不常與選其下官司亦極事而制祿大抵所司鉅者其俸多無祿輕而任重者此誠不知取富之深微然頗簡易而情得彼國上多重欲富人皆魚升近者俄羅地家猶結黨鈎連舉此二者而言煽民作亂欲變易其君為民主法國既為民主而亂黨日滋然而重欲者如故重并者如故而幸安無事者重欲而或散兼并而能施貧民難多而飢寒者少也其國男工書院工商學館養濟院醫館皆為之設開廣庠衣食餽給貧者有所資生執成有以謀事故游惰日寡昔者文王施政先於窮民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絕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族師八閭為聯使之相保遺人鄉里之季積以恤民之艱庀門閭之季積以養老孤古之為治先正經界均民田兼并稀而貧無業者少故如此而已足至於疾醫瘍醫養萬民之疾病非惟醫之又且養之與彼之醫院同矣彼惟厚聚故必厚施且養且教而游惰日寡故貧富雖甚不均而民和樂倘其重征兼并而無此劑之將亂且不國而又何富強之與有夫法之良者美於其意也制之變通者因於其時也由彼已成之效求其富強之術稽之於古而意不得通則謂古今民之殊設經術者為迂濶由今之治無變今之習即不必富強而幸可無慮以長保則謂中外之勢殊言更張為多事者然今中國之患弱而憂貧路人知之矣敵國之富強反求於古則備用經術而富強立效天下大安敵國懷畏有長久之福聖治之名則何所顧慮而不師於古者王莽用周官以自亡王安石以經術為禍於宋議者遂以此為經術病耳是不揣本而齊末懲於沸羹而吹塵也非惟吹塵又且廢食王莽借經術以文奸於經術始有未聞也周官自治王畿千里而王莽以六鄉六閭盡四海之域周官鄉遂什一而徵其采乃九一而有公田莽則盡天下興王田矣安石學本申韓特緣飾以經術考其行政惟手實保甲有經制之意而欲以文告令天下不習之吏無率而自從一時而具舉先王之治如是乎我未之前聞也古之為治者皆自近始矣近者耳目先周而成效易睹效著於近則遠者令之而見從行之而見由故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周官之治也故曰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者春秋之志也故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考經曰本於家邦施於四海推而放之東海而準推而放之西海而準推而放之南海而準推而放之北海而準未有不通其意而能行其法者也彼病不明經術耳何足為經術病將明經術之效先有變法之疑公卿士夫當搖手動色以相戒矣謂立于子孫之朝不宜變

祖宗之法為此言者有似於忠且敬也實則妨賢病能而不恤國家之急者也昔三代之制度者皆聖人前聖後聖而必有損益者法久行而治弊人情久也昔必遷也故文質三統敵則又更周而復始因其時也當

祖宗定制時因明之制十九惟去泰甚與臣民相礙筆非擇而取之亦因其時耳易嘗命之曰萬世守之毋少損益或不實惟是開國之制至

聖祖始定為成憲雅乾之治已異於國初嘉道以來又數有改易其因時推移者且緣案增創酌為章程矣
祖宗之朝固因時為損益此不宜效法乎不實惟是咸豐軍興之際

文宗顯皇帝毅然宸斷易直兵而召募破常例以用人

兩宮皇太后繼之天下卒安撥亂而反正此不徵效逾近乎不實惟是軍興後而洋務起海防戰守之備駐洋交問之使

祖宗朝所無也因時之制則不得已夫外患之猝來者易覺而內治之積弊者難知積弊至於此時而甚必張更者亦誠不得已之勢也彼不疑於變法此獨疑於變法乎今將決天下之計必先定天下之疑今將定天下之疑則莫如因敵國已睹之效以明經術之用初之所言十三效者是矣在工者四而工兵之與罰作一屬於刑一屬於兵先言其在工科者周官攷工以辨民器舉民間之所用皆造於工官後世相承襲其名而亡其意工部所掌惟以供御而已無與於百工之事古者立攷工以富百官今者立工部以耗國用其名存實亡與古相反此為尤甚也今外國凡都會皆有工作廠皆統於工部事有章程工有等餉物有真價出入有會計凡大宗器物用汽機製造者皆出於廠凡創一機器器請於國家給與憑據保其專利批發餘人不得倣造公司雖民業而與官廠無殊惟作器材料周禮徵於貢彼出於米買立廠存本周禮出國幣彼則國與民集股而分財顧周官所治止於畿內十里而近材料徵於九貢不為煩苛今則郡縣遼遠自以米買為宜也材料徵於貢程本自減輕故出官帑而已足采買材料則程本重非集股不為功且古者食於工商者少故官獨治之民以其所有交易取用焉今世業於工商者多不與合財而其利則為奪民業矣皆自然之勢推行而盡利者也今有工部復有內務府宜以供御之事一歸之內務而變通工部衙門舊制復周官之政而參以外國之法先責令工部司員曉習工事若算若輿圖若營造若製作者鼓鑄分其名目務令知其所司由一事以上以多能為課最不願習者對品改官仍歸部署國與官民共集股首立廠於京城統於一署而分為數區凡為竹木作五金作玉石作織繡作漆染作羽皮作陶甕作視京師之成費而需多者皆作焉延外國執士為師就廠各增設執學館招工以數等之價且教且作以時稽其良窳而上下其奉則官督之每一工作有都工由洋執師考課而升也都工得鳩摩工之股財以入於官股欲學為徒者以都工為師其采買則用費人如庶人在官其奉與入股視都工為例除工費有常職其雜項供役則編之為卒伍以為工兵月有常餉其廠作有定價批發與市價相平準惟服物之有關品秩者

如章服銅頂貂裘朝珠之屬則以公財占買民間所已成不法者修治之今立廠以後皆由廠批發民市不得私造此禮經之義既足以明制且可以生財興工而其事自舉矣兵器之與舟車為工之大宗宜改武備院工作廠隸於工部程本一出於公帑而別設周官監督以重其務官督而工作如他廠之制湖北既立鐵政局足為工務提綱南北洋舊有槍炮火藥作廠宜令相聯為一自鐵自消精鐵良鋼入於槍炮廠次者入於五金作而別立審驗署於京師選明製造之員典其事凡鐵鋼鎗炮藥彈之式皆解署審驗比較定其良窳等差核其價值米買外國者亦如之近京各省車用甚廣宜專立一廠聚工而作今民市所造車笨滯而無度惟以任載土宜擇司員通曉其務者督選良工因舊式而損益周禮車凡五等制可考而知豈必寸寸而銖銖先王之禮意在於制足明等器足適用而已也今外國馬車行有中國者有二等北地之後輪大較賴車凡三等也此而合之五等可備益以東洋手車合於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民間用以代步價廉而製不侈其五等之車以四等為命車以一等為庶人乘車命車則禁民私作不鬻於市乘車則聽命使作隨其質輕既不奪民業又足明等且以生財一舉而所益者眾又非有難行也外省省會及通衢令先平治馬路同時立廠國保其專利也而官民集股工食料修一如京師之制南省船之用廣於車長江首尾七省南通湘而北達漢自重慶至上海處處皆通商碼頭誠水道之交衢商旅之富數湖北又當上下江之中湘漢之交為諸省之會今修船政則必以長江為綱規畫長江則必於湖北立廠議造船三等機艇一式為一等專用設機鼓輪不以任載令其力專行駛能帶多艙官舫深底高艙大小二式為一等商船深底底艙俱一式為一等於吳松鎮江江寧蕪湖安慶湖口九江漢口荊河口沙市宜昌皆修碼頭每一碼頭設機艇若干艘官舫商船皆五倍之機艇不令行遠但於碼頭兩戒往復而交替水程既熟無所阻滯往返而近無所稽留即傳帶每頃而為定價官舫商船以貨為主則隨貨所屬而為定價省登下之煩其近游商旅則聽招商輪船行之矣江船利風其行亦駛至彼一頓風利則自行一頓不需傳帶常令機艇上風帶下船下風帶上船帆船常可省半程之費則途旅悅從而洋輪之利可奪機艇常可得倍程之功則往返需十艘而減五已給用也輔以水師舫板化無用為有用令舫板與機艇為聯王水程保險仿外國保險法為之定價官舫令舫板傳遞護行而商船亦增及樣色民船願隨帶領保險者但出其項價亦得拖帶保險與商船一律收輪船之便利明中國之制度習水師之勞無烟筒爆裂焚燒之險項置嚴明傳護紹繹水盜之患自息遇有風波驟險停泊機艇隨帶舫板赴救自易自宜昌以上湍峻水飛機輪不利民船之行者又極險難也即不為工商與利猶當為途旅慮患而有以易之今既修鐵路達於巫山其上雖苦而基已立因其址而削高填卑為功頗省可續修以達宜昌施鐵軌行火車上至夔州率一日程而為